

中小学生故事金库

中外影视故事

山的儿子

■ 本书编委会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中外影視故事

山的兒子

《中外影視故事》編委會編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的儿子/《中小学生故事金库》编委会编.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5. 8

(中小学生故事金库)

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ISBN 7-80112-037-X/G · 026

I. 山…

II. 中…

III. 影视—故事—作品集

IV. I20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2 号 邮编:100006)

河北遵化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75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5 千字 印数:0001—5000

(每套 100 本)总定价:350.00 元

本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编 委：叶文殊 刘叶青

邓先明 乔晓燕

陈凌智 曹振国

目 录

缉毒少女	(1)
暗里藏刀	(3)
我只流三次泪	(6)
少年擒寇记	(23)
少年船长斗匪记	(38)
小叛逆	(52)
山的儿子	(71)
红孩子	(93)

缉毒少女（中国）

三十年代末期，我国西南边境。

山脚下，一条窄狭的小道曲折延伸。缉察大队长白一峰带着一支队伍埋伏在山坡草丛中，准备缉拿走私鸦片的毒匪。山对面的草丛中，也埋伏着一支队伍，这是配合白一峰行动的傣族大土司旺拉和他的傣兵。

一队人马由远而近无声无息地走来。当他们走进伏击圈时，白一峰一声令下，顿时，枪声、爆炸声、追杀声响成一片。毒匪措手不及，大败，十几箱鸦片被缴。

深夜，十来个毒匪在王大胡子的指挥下越墙而入，向白一峰夫人及三位女儿——婉春、婉夏、婉秋的卧室摸去。白一峰闻声冲出书房，了结了两个匪徒的性命。与此同时，婉春、婉夏、婉秋三姐妹与毒匪展开了一场激战。因寡不敌众，白一峰及夫人惨死在王大胡子手下。当警察局长孟达仁带其子孟少雄（婉春的未婚夫）以及副官冯山等赶到时，毒匪早已离去。

灵堂。婉春、婉夏、婉秋已女扮男装，身挂冲锋枪，腰挂手榴弹，跪在父母灵前默默发誓为父母报仇。然后，三姐妹骑马扬鞭，离家出走。

山坡上有一座卖酒的小店，它是毒匪的秘密联络站。婉春三姐妹来到酒店附近，婉春进店要了酒、菜，边吃边观察着；婉夏埋伏店外监视毒匪行动；婉秋则趁匪徒外出之机，将

毒匪的枪枝搜了出来。这时，睡在柜台内的王大胡子慢慢抬起头，婉春一见杀死父母的凶手，怒火燃烧，一个箭步冲上去与王大胡子打斗起来，婉夏、婉秋也枪箭齐发，王大胡子和毒匪均死于三姐妹手下。随即，三姐妹又在一个月夜捣毁了毒匪开的另一黑店——烟馆。毒王气极败坏，恼羞成怒，特令“冷面杀手”、“金鱼眼”追杀白氏三姐妹。

三姐妹来到池塘边，对着平静的水面梳洗起来。一个缅甸的和尚来到三姐妹跟前，说：“旺拉老爷派人来找三位小姐，来人在缅甸休息。”三姐妹随和尚向缅甸走去。途中，婉秋因给一乞讨的老妇钱，稍作停留。婉春、婉夏随和尚上楼进屋。屋内漆黑一团，只听“哎呀！”一声，姐妹俩中毒匪设的陷阱，双双落入毒匪地洞中，被匪徒们捆住，横遭鞭打。婉秋来到寺中，找不见两个姐姐，才知和尚原是毒匪“金鱼眼”。她用毒箭射中“金鱼眼”咽喉，押着小毒匪作人质来到地洞，枪、箭齐发，打死了毒匪，把两位姐姐救出了匪巢。

三姐妹去大土司旺拉家，路经森林，哪知“冷面杀手”带领十多名匪徒在此等候多时。经过一场激战，三姐妹边战边退，退到悬崖边，眼看就要落入万丈深渊。婉夏急中生智，将一铁勾绳索抛向对面山上，铁勾勾住一棵大树，架起一道空中索道。三姐妹埋好炸弹，顺索道滑向对山。

三姐妹终于到达土司府，回到了旺拉的怀抱。旺拉率全族出动，智取匪巢黑风寨。三姐妹在激烈战斗中，搭救妇女，打死毒王，并引出了真正的“老板”。但是，孟少雄在追击毒匪时被打死，婉夏也在炸毁毒匪地堡时英勇献身。

东方，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婉春、婉秋姐妹俩，骑上马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渐渐远去……

(熊大盛)

暗里藏刀〔美国〕

戴维是个机智勇敢的少年，也是一个玩游戏卡的高手。他自幼便渴望能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擒拿坏人的大英雄。

一天，戴维意外地在商业大楼的楼上发现几个凶神恶煞的歹徒正围着一个遍体鳞伤的人，企图夺取这人紧紧地握在手里的一盘游戏卡。当这个身处困境的人见到戴维走近他身边时，立即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游戏卡交给了戴维，并请求戴维迅速同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千万不能让这盘游戏卡落到这伙歹徒手中。接着他又断断续续地告诉戴维“132.9500.42”等几个数目字，说罢便一头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戴维接过游戏卡，立即避开众歹徒，飞快地跑到楼下。他将刚刚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好友基姆和执勤警察。警察听完戴维的报案，却不以为然，反而责怪戴维的脑子有毛病，并将他送回家，建议戴维的父亲哈尔将戴维送往医院治疗。

为此，戴维心里十分痛苦，他无法理解警察对他报案的态度。正当戴维束手无策时，他的好伙伴玩具人杰克·弗拉克给了他热忱的鼓励和帮助。杰克·弗拉克告诉戴维：要当英雄，就要靠自己脚踏实地地去努力。戴维听了朋友的指点，决心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将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戴维

马不停蹄地找到被人称为天才的好友莫里斯，请莫里斯打开游戏卡，并按那人告诉他的数字仔细地分析研究，终于真相大白。原来这盘游戏卡非同寻常，它里边录的是间谍活动情报。

歹徒们万万没有想到眼看就要到手的“间谍活动”游戏卡会落到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手中，他们决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歹徒们一边四处寻找、追杀戴维，一边不择手段地绑架了戴维的好友基姆并杀害了莫里斯，企图以此迫使戴维交出游戏卡。为了保护朋友们的生命安全，戴维不得不将游戏卡交给歹徒，救出好友基姆。戴维失去了“间谍活动”游戏卡片，对下一步的行动一筹莫展。这时，玩具人杰克·弗拉克又来到他的身边。杰克·弗拉克将戴维带到一个车库，并将他藏进一个名叫赖斯的人的汽车后面的行李箱里。

戴维躲在汽车后面的行李箱里，一句不漏地听到赖斯同坐在车上的几名歹徒的谈话。原来，这辆车是歹徒们的交通工具，这时歹徒们正准备驱车前往阿拉莫教堂，同等在那儿购买这盘游戏卡的一对间谍夫妇接头。同时，戴维还偷听到，那个女间谍的右手只有两个手指头……戴维随车和歹徒们一起来到阿拉莫教堂，当教堂就要关门时，戴维一眼见到赖斯已将一只包悄悄地放到了地上。戴维心里明白，这只包里一定藏着那盘“间谍活动”游戏卡。这时，戴维不顾一切，急忙跳出行李箱，一个箭步猛地冲了过去，一把抓住那只包，转身飞也似的向外逃去。不料，戴维的行动却被门卫误以为他是小偷，当场将他拦住。正在这时，一对老年夫妇走了过来，主动出面帮戴维解了围，并热情地请戴维上了他俩的车。突然，戴维发现那个老太婆的右手只有两个手指头。戴维马上

警惕起来。与此同时，这对间谍夫妇也觉察到他俩的行动已被戴维识破了。瞬间，间谍夫妇凶相毕露，用药物将戴维弄昏，并将戴维交给了赖斯一伙。戴维落入歹徒人的手中，又被关进汽车后面的行李箱里。戴维走投无路，陷入绝境时，玩具人杰克·弗拉克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帮戴维逃离了虎口。同时，戴维又了解到间谍夫妇将带着“间谍活动”游戏卡，乘当天午夜12时的飞机，准备潜逃出国。

戴维急中生智，决心冒一次更大的风险，冒充间谍夫妇的儿子，要回游戏卡，以此拖延时间，等待时机。老奸巨猾的间谍夫妇见戴维故意紧紧地同他俩纠缠，气得哭笑不得。他俩一把抓住戴维，企图将戴维带上飞机，当作人质。如果飞机不按时起飞，他俩便准备同戴维以及整个机组一起同归于尽。在这紧要关头，戴维的父亲哈尔赶到机场，登上飞机，临时当上了这架飞机的驾驶员。哈尔凭着多年的驾驶经验和高超的技术，巧妙地使戴维摆脱了间谍夫妇的控制，逃离了魔爪。飞机在滑行中突然爆炸，一团烈焰滚滚升起，这对企图外逃的间谍夫妇终于没有逃脱应得的惩罚。（古月）

我只流三次泪〔中国〕

和往日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一阵嘹亮的军号唤醒了寂静的山野，鸟儿啾啾的唱起来，曙色染红了大地，新的一天悄悄地走来，又将悄悄地走过去。

然而我们的小主人公马悦心里却打起了小鼓。爸爸真怪，简直馋疯了，一下把家里的母鸡都杀光，说是要“解解馋”。

上学路上，马悦不时地看着走在身边的爸爸，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爸，你今天干么要送我呀？”

马川北微笑着，并不说什么，默默地陪儿子向前走。

“让同学们看见，会说我是胆小鬼，没出息，还不如一年级的小豆包……”马悦小嘴巴鼓起来了。

“爸爸，你怎么了？”

“噢，没什么，就想送送你。”这位做军人的爸爸支吾着。

“那好吧，爸爸，听口令：向后转，齐步走，爸爸再见！”

马川北没有执行命令，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望着儿子远去的跳动的背影。

傍晚，马悦放学回家，一进家门就问：“爸，团部门口怎么有那么多汽车啊？”

“快吃饭吧，洗洗手。”

“爸，部队有行动？”

“保密守则有一条，不该问……”

“不要问。”马悦懂。

马悦进屋，两只大眼惊奇了：写字台上摆满丰盛的晚餐，
“谁做的?!”

“爸爸做的。”

放下书包，马悦抓起一块肉放进嘴里：“真香，”接着叫了起来“爸，咱们的大理石圆桌呢?”

“卖了。”

“那电视机往哪摆?”

马川北搬来一个用绿色弹药箱改制的背箱：“你看，爸爸给你做了个箱子，把电视机放进去，还可以背上。”

马悦眨巴着眼睛：“装这里干什么，看一次多麻烦。”

“爸爸知道你离不开这个电视机，你到哪儿带到哪儿，将来，给你买个彩色的。”

“爸，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到姑姑那里住几天，爸爸要执行任务，很长时间才能回来，家里没人照顾你。”

“我可以到食堂打饭，晚上找同学陪我住。”

“不行，整个部队都走，你最好到姑姑家去。”

“那我到昆明找妈妈去。”

“妈妈身体不好，不能照顾你。”

“那我就照顾妈妈。”

马川北支吾着。“你最好去姑姑那儿，今晚就走。”

“不，我有好长时间没见到妈妈了，我想她。”

“马参谋!”门外传来喊声，是侦察参谋于长河的声音。

马悦见爸爸出去了，灵机一动，奔到床前，床上放着捆

好的背挎包、手枪和一个黑皮夹，马悦拉开皮夹，翻出一个用塑料包着的军用地图，上面印着“一七工程”。门响了，他忙把地图放好。

马川北和于长可走了进来。

“怎么，马悦，爸爸要走，哭鼻子了？”于长河笑着。

“谁哭了？谁哭谁是小狗。”

“我们马悦是真正的男子汉，马悦，把酒拿来，于参谋在我这喝一盅。”

“不了，家里等着呢。马悦，团里今晚有车送你去火车站。”说着，于长河走了。

马悦，好奇地看着爸爸手里的钢盔，接过来，戴在头上，用筷子敲了敲：“你，你们又换装了，真棒！”

马川北坐到桌边，点燃一支烟，“马悦，快吃饭吧。”他把一个鸡大腿夹给儿子。

“马悦，来，你也喝一盅儿？”马川北给儿子也倒上一盅。

“我不会呀，干么给我倒？”马悦疑惑地看着爸爸。

马川北端起酒盅儿碰了一下，他不敢正视儿子那清澈如水的目光，这位英勇的军人，端酒盅儿的手有些微微颤抖。

马悦瞪大眼睛，看着爸爸一饮而尽。

“看我的。”他学着爸爸的样子，也一饮而尽，辣得直吐舌头。

马悦拿起酒瓶，又给爸爸倒酒：“爸，你再喝一盅，反正，妈妈也没看见。”

马川北喜爱地摸着儿子的头说：“不了，只喝一盅。爸爸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我去妈妈那儿。”

马川北迟疑了一下：“好吧。”

“我有两个条件：第一，等你施工回来，妈妈和你、咱们三人到昆明西山玩一次。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去过，说龙门上面可棒了。”

“第二个条件呢？”

“你走前和我下盘棋，三局二胜。”

马川北看了一下表，“只能下一盘，你收拾一下要带的书和衣服，我给你妈妈写封信。”

马川北写好了信，拿出一个纸包，把一叠钱放了进去。对等着他下棋的马悦说：“这是五百元钱，爸爸留给你的生活费。连同这封信一起交给你妈妈。”

“我知道了。下棋吧。”

马川北哪有心思下棋呢，他边走棋边交待事情：“爸爸送给你一个笔记本，放在书包里了，有什么话要对爸爸说，选写在里面，等爸爸地址确定了，就给你写信。”

马悦点点头说：“知道了，爸，该你走了。”

马川北走了步棋：“把学习成绩也记到笔记本上，这次，咱们分别的时间很长，你会遇到困难的，哭几次，也都要记上……”

马悦打断了爸爸“你不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吗，我是男的，保证不弹。”

“哭也不怕，要写上为什么哭的。”

“知道，该你走了。”

也许是最后一盘棋，也许是最后一次同儿子欢聚，马川北极力表现得轻松、愉快。两眼始终也没离开儿子那张童稚的脸，那是他生命的寄托和全部的希冀。

军号响了，嘹亮的军号声，使整个军营沸腾了。

出征了。

野战军奉命开赴前线，一辆辆披着伪装的军车，载满了全副武装的军人，一辆辆炮车。轰轰开出军营大门……

马悦告别了空空荡荡的军营，背着装着那台九寸的小电视机的木箱，来到春城，找到了分别好久的妈妈。

夏慧推开房门，马悦从妈妈背后一下闯了进去，简直高兴坏了。“妈，这房子真阔，是你的吗？”夏慧点点头。马悦从书包里拿出信交给妈妈：“妈，这是爸爸给你的信。”夏慧急忙打开马川北的信。

马悦离开妈妈都快一年了，此时乐得合不拢嘴，两只眼睛兴奋地观赏这套漂亮的房子，这儿的一切都是簇新的，还有台二十吋的大彩电呢。可妈妈真有点让人扫兴，说马悦背的木箱，像个捡破烂的。还说不能随便到妈妈的卧室，有事要敲门。

马悦点点头。

第二天早晨，马悦换上运动衣，从他的房间悄悄走出来，经过妈妈的卧室，听见里面传来均匀的呼吸，心里一阵疑惑。走到门厅，抬头发现衣帽架上挂着男人的呢大衣和帽子，他随手摘下来，疑惑地看了看。

他走出房门，轻快的脚步，均匀地落在柏油路上，新鲜的空气使他感到愉快。

回到家里，马悦却怔住了，从厕所里走出一位近五十的男人：“你是谁？到我妈妈家里来干什么？”他警惕地盯住对方。那男人却笑了：“你叫马悦，对吧？认识一下，我叫顾玮，我们会成为朋友的。”“哼，”马悦心里咕嘟了一声，“呸”

所的门关上了。

早饭的时候，马悦简直气愤极了。那位姓顾的男人竟然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而且妈妈和那男人用外国话聊了起来。

晚上马悦一个人在小房间里看电视，客厅里传来妈妈的声音：“马悦，来看彩电。”马悦眉头皱了一下。隔壁又传来妈妈和那男人的说笑声。马悦突然跑过去将电视机的音量放大了。一会儿，门开了，夏慧出现在门口，走进来，把电视机的音量扭小。

“刚才喊你去看彩电，你怎不去？”

“我喜欢看爸爸送我的电视。”

“这台电视是妈妈买的。”

“不，你撒谎，是爸爸买的。”

马悦没听清妈妈唠叨些什么，衣服也没脱，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

第二天早晨，马悦一骨碌翻身起来，小心翼翼地来到客厅，摘下那男人的帽子和领带，跑出去将它们统统塞到街边的垃圾箱里。

晚上，就马悦和妈妈两个人吃饭，他高兴坏了，妈妈却闷闷不乐。吃完饭，马悦一擦嘴，就要回自己房间去，妈妈却拦住他，要他看看爸爸写给妈妈的信。原来爸爸和妈妈离婚了，而且爸爸去打仗了！

马悦发呆了，震惊，感到从没有过的委屈。他象电击了似的惊叫一声，把信一扔，跑出餐厅，钻进自己的房间，插上门，一间栽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没有妈妈了”，马悦更想念爸爸，他悄悄地走了，离开了这个曾经是自己妈妈的人。他回到家里，除去空荡荡的蒙

了一层厚厚的尘土的屋子外，他一无所获，又背起他的小木箱走了。

马悦坐上火车，来到姑姑家里，姑姑一把将他搂在怀里，他就在这里住下了。姑夫是个生意人，待人还是那么热情，活泼的表姐刘云，还夸马悦好漂亮，只有要考大学的表哥刘迪，整天价捧着本书，似乎那双戴着眼镜的眼睛从来不离开那里。

马悦在附近的一所重点小学插班了。这是姑姑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才联系好的。

这天，放学的铃声响了，同学们象蜜蜂似的从教室里飞出来。马悦夹在谁也不熟悉的人群里孤独的来到操场上。一个叫王凯的男同学和另外几个男生围过来。

“马悦。”

“你从哪儿转来的？”

“从我们部队八一小学。”

“你爸是干什么的？”

“你爸是干什么的？”马悦反问道。

“我爸是地委副书记。”

“我爸是解放军。”

周围几个同学七嘴八舌地询问起来，马悦就神气活现地把当侦察参谋爸爸介绍了一番。几个男孩全给震住了。忽然王凯嗤笑了一声：“唉，原来你爸是个参谋呵。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同学们大笑起来。

“瞧他那神气样，闹了半天，他爸是个不带长的。”一个说。

“瞎参谋。”另一个接上附和。